芳洲文集

芳洲文集卷之七

泰和陳循著

碑銘

皇明勅修南京先聖廟學之碑

洪惟
國家受　天明命奄有萬方幾百年来治教休
明超越前古夫豈偶然之故此誠　太祖　太宗暨于
列聖躬行心得以為化民成俗之本之所致也臣嘗伏
覩
祖宗肇建兩京廟學　列聖繼統皆親臨幸恭修
祀禮訓飭師生所以振勵斯文闡揚風化以行其用於
當世者靡所不臻其極其得於易書養賢及民顯俊尊

帝之旨亦豈前代所得而同宜其有以然也於戲盛哉

仰惟　皇上聖神旣銳情於前矣茲復慮孔子廟及國

子監在南京者歲久當有圮廢無以稱極崇儒養士之

意乃命　伯兵部尚書臣王驥南京國子監祭酒臣吳

節徧閱以聞驥等還奏果如　聖慮於是　詔工部臣

撤而新之工興踰年會因他事推　恩有　詔悉停不

急諸務而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臣石璞知　上勑意乃

舉　詔旨為請興罷　上曰堯舜當務為急崇禮非此邪

他何可比其亟完之先是首其工者尚書臣王永壽而

卒底於成則尚書臣王来也廟故有殿以及門廡與所

以具祭祀之舍學故有堂以及齋館與所以給供用之
居鉅細以楹計者奚啻千百至是廢者易之以新圮者
葺之以堅使復其初隘而卑者擴而揚之使宏以備凡
百所宜有而昔未備者悉致其完具矣盖煥然遠過於
舊矣經始於景泰二年之春而落成於又明年之冬既
而尚書臣來以畢工聞乃　詔臣循書識其事於石臣
惟天生萬物施以風雨霜露而後萬物始生然于物之
中尤厚於民君理萬民施以予奪生殺而後萬民始理
然於民之中尤厚於賢天之所以厚於民者何也賦以
仁義禮智之性使禀其清然其性豈能自盡復以克綏

厥猷之責付之於君即中庸所謂修道之教也君之所以厚於賢者何也施以詩書禮樂之教使復其性然教於人豈能自行復以庠序學校之事任之於臣即孟子謂所以明人倫也肆我　國家列聖相承崇儒重道興學育材於易書詩禮春秋之文講之益明如日星之麗乎天而四海仰其照臨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行之益習如四時之成乎歲而萬民蒙其化理易曰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之謂也育於斯學於斯既往已足徵矣方來其不勉以副　聖天子之盛心於無窮哉謹再拜稽首而頌以詩　詩曰惟皇降衷民

生咸具必資君師乃全稟賦天啟聖明　中天
下立為民之主必施治教　巍巍帝業肇自太
祖　削平以武四方歸戴如於父母恩
洽於率普海宇旣清文教是務乃相　於前度茂
建太學黎獻用貯成均　夏校殷序得之徃聞習于
令觀　宣聖　歲時享祀鏗鍾考鼓黍稷醴牢籩豆
樽俎誠之所存假於物寓禮教迭興文化誕布比屋詩
書連城鄒魯皇皇太宗嗣統承緒學貫六經功高千古
重道崇儒莫之或禦萬乘謙虛躬徃莘顧俎豆臻光縉
紳僎豫超乎列聖相繼臨御先後一心咸篤斯舉作新

後人簡用師傅惟賢是立克符湯禹光啟後學臣民瞻
慕於惟　聖皇尊居九五克念作聖好問厎裕嗣保先
烈無間微鉅惟求舊器尚易故兒茲南都育材之所祖
宗攸成奚可圯廢幾務雖煩宵旰在慮爰勑　一二
心膂撤而新之俾完以固必稽于制毋或愆矩臣工效
力罔懈晨莫自始迄終僅再寒暑煌煌殿堂翼翼門廡
侖焉奐焉何千百數濟濟師徒欣快榮遇以誨以學是
遊是處　皇有詔曰而職記注其注其書乃成俾昭來
諭臣謹作頌刻石以樹於萬斯年恭祝　皇祚
故推誠宣忠翊運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會昌

伯追封會昌侯謚康靖孫公神道碑銘

景泰三年九月七日推誠宣忠翊運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會昌伯孫公以壽終訃聞　上爲之哀悼輟視朝一日遣中貴人齎賜白金三百兩楮幣十萬緡即其家營喪事追封公會昌侯謚曰康靖遣官諭祭命有司爲治塋給衛士二千人執事送終以是年某月某日塋宛平縣之香山鄉既塟其子繼宗五人伏闕泣而言曰先臣仰荷　國恩生榮死哀臣等雖萬死懼無以報稱願於塋得立碑神道載其事於貞石以昭　聖明篤厚之道敢昧死上請　制曰可命臣循具書之以文臣

再拜稽首而言曰公　上聖皇太后父也姓孫氏諱忠字主敬初名愚　宣宗皇帝改今諱世為濟南鄒平縣醴泉鄉青楊店人公之曾祖七翁祖復初父士英俱不仕而積德深厚為鄉善人則一皆追封會昌伯曾祖妣張祖妣高皆贈伯夫人母丁封太夫人俱由公推恩也公生穎敏異於常兒為祖父母所愛嘗曰是兒必大吾門公嘗得咽喉病衆皆危之其父夜夢神人告曰上帝以汝有大陰騭命我醫汝兒病毋恐既覺視兒開口中有藥香兒病遂瘉公每與羣兒嬉衆輒為公前呵後擁如官僚出入狀人皆知其為令器也稍長補鄉校生讀

書為文往往出其倫輩數年充貢補太學生洪武己卯
被選擢介休縣主簿介休素稱難治公至旬日積弊去
其什九吏胥豪強之殃民者皆化其奸慝若其遂去耳
朞以外艱去官服除調河南之永城其善政之得民者
一如在介休時嘗率民夫服役于　天壽山民皆樂於
趨事為總督成山侯王通所信任恒待之如賓歲滿遷
鴻臚寺序班居官惟以勤慎為務彭城伯張昶母　仁
廟昭皇后之母夫人也永城縣人知公第四女有賢德
昶遂奉　文皇命隨母夫人自永城選至京冊為　皇
太孫妃既而　宣廟登極冊為貴妃公得推　恩擢驃

騎將軍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并贈祖父官同妣皆夫
人宣德丁未　太上皇生於是　貴妃正位　中宮公
亦進會昌伯食祿千石子孫得世其爵并得追封三代
考妣公辭至再不允　命中貴人崔輔偕公歸焚黃於
先隴北還未幾遭太夫人丁氏之喪後　命中貴人許
源往為治喪葬賻贈甚厚旣而以公年老特免每日朝
參　宣廟嘗偕中宮幸公私第慰問喪疾知公所居隘
陋弗稱欵命有司撤而新之公以攺作勞民傷財懇辭
得免每戒其子孫曰吾本布衣儒生素無汗馬之勞仰
蒙　列聖天地大恩榮寵至此而爾輩亦多膺顯秩吾

心惶懼無間晨暮爾輩若不勉圖報稱及或不知止足妄意有所貪求非但重吾之過而國法亦不爾貸矣兄望能保有爵祿乎諸子孫皆再拜曰敢不奉嚴訓公性寬厚仁恕貧窮憂患之事視在人者猶在乎己飽煖康寧之樂視在己者必願乎人故其好善樂施之心隨所寓而見諸行事鄉人有高聊者從戍老病不能自存公賙恤之雖頻不倦比卒殯瘞悉於己備有秋官劉祉者以罷官致疾卒又不獨殯瘞之而已且厚賑恤其家鴻臚僚友郭聰坐累謫戍遼陽公憫其被誣伏薦起之為門館訓導知縣張英左遷遠方貧無所資兵馬指揮王

輝被誣受賄追無可輸官者公皆貸以白金使之償有所將而得免搖迫之苦焉又有訓導劉克修者死遺一女貧無所依公養之如已出及宣德初蒙賜謀逆罪人女為家婢有一人色甚麗公詢知為常指揮女不忍辱之二女子皆與之粧奩一擇嫁指揮童餘一以嫁指揮陳廣王通之罷成山侯也歸無所資欲得公念舊日濟以西山腴田公即與以百餘頃無吝色家畜蒼頭名法興者甚得其力久而詐欺公私作姦犯事覺當償侵用金帛甚多一無所出反歸求救於公公憫其相從力悉為代償其在人者此得釋遣還其父母其仁厚率類

此公娶董氏同邑董彦恭之子也莊重寡言婦德毋儀
為宗姻所仰則枌封都督夫人進伯夫人側室張氏張
氏馮氏劉氏艾氏皆有淑行子五人繼宗由指揮使陞
都指揮僉事繼宗今襲公爵顯宗續宗由指揮同知陞
指揮使純宗由副千户陞正千户繼宗紹宗續宗夫人
出顯宗純宗張馮出也女九人長早卒次適陳禮次張
適雄　上聖皇太后居第四次適王希周次適光祿寺
丞朱璽次適朱秪餘幼孫男十人玹璘瑛瓏理瓚琢璉
瑀璟女十人安遠侯子栁承慶指揮使武忠恵安伯張
宗定襄伯子郭嵩泰寧侯陳涇其婿也五人在室曾孫

十有一人公生洪武元年七月三日比卒春秋八十有五臨卒惟誦古人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二語以戒子孫而不及他此可以見公之存心於遺後也切矣銘曰　岧嶤嵩岳應時出雲續紛燁煜五色成文從龍變化昭回穹昊作為霖雨溥濟枯槁有偉孫宗鍾秀泰山遭世熙皡公生其間積德累善惟恐弗及亦如嵩岳岧嶤斯立巍巍大姒上配　宸嚴公實啟之早著兆占公享安榮八十五載祿兮如川橋兮如淳森然有子如蘭在庭數擬列爵孫曾繩繩以一傳十薦紳執戟𦊙衛家邦志勵忠實公之德善有不自居恒存戒謹

宜直譙虐其性則煞實罔有偽肆虐盈滿克保富貴叟
事　列聖壽祉熙全恩隆終始儔克儼焉香山之麓泉
深土厚歸藏千禩永庇厥後循職記注書于墓碑稱必
以實敢浮厥辭有求公者視此貞石公雖邈矣其存可
式

故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
昌平侯追封潁國公謚武襄楊公神道碑銘

余嘗讀史記至田氏齊威王言其臣有檀子者使守南
城楚不敢為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竊意古有未然
者及觀昌平侯為將守北邊始信其事蓋雖　國家威

惠被于萬方而尚非可以德化者亦必得人為之藩屏而後有所賴以濟也若昌平侯楊公其可謂之得人者歟公諱洪字宗道楊氏其先太原人系出霍山王子宋太師中書令諱業與宋贈太師播州端通譜業生莫州刺史延朗延朗生廣州刺史充廣充廣生德州刺史貴遷充廣嘗因持節廣西憫播州之孫昭無子遂以貴遷嗣之自是守播者皆業之後也貴遷生從義郎光震生武節大夫文廣文廣生子長曰惟聰生武經郎選選十三子有諱輔者仕宋為六合令因家六合後遂為六合人公曾大父諱順不仕大父諱政　國初從常國公起

義積勞至漢中衛百户父璟襲職三世並以公貴累贈
特進榮祿大夫後軍都督府左都督曾大母吴大母張
母施俱累贈夫人公兄弟三人公其長仲淋季忠公生
十七年父戰死靈璧公事施夫人甚孝敬撫二幼弟甚
友尊幼安之永樂初公襲父職嘗遣戍開平人皆為公
惮之公歎曰大丈夫立功名寧在跬步之内遂談笑而
往時成安侯郭亮守開平一見公語大悦置之幕下資
論軍事深見器重八年公率所部隨　駕北征至飲馬
河虜率衆迎敵公首入賊陣獲其人口馬駝以獻　上
喜曰將才也特命記其姓名十七年冬公遇虜冦戰於

泥河斬馘甚衆并獲其馬二十三匹明年哨欽河箕遇虜寇轉戰東凉亭生擒賊首一人獲其馬五匹賊敗走洪熙紀元之春從陽武侯薛禄征大松林公首擊敗虜衆獲其人馬陞正千户又明年為宣德二年復從陽武侯征虜至紅山俘獲三人公與清平伯吳買驢前行戰於朶兒班你兒兀之地公先衝入賊陣斬獲首級牛羊等畜甚多生擒賊首鎮撫晃令帖木兒等人口二十有一五年冬虜寇潮河川時開平衛治巳徙入獨石公從都督方政追敗之獲賊馬器械明年虜復冦大石門公列營與相嚮徉示不動別選輕騎繞出其後虜退無所

遁遂胖甲棄弓矢降衆欲殲之公曰殺降非武遂收其平章脫脫等人馬器械又明年 朝廷用邊將都督方政之計於西猫兒峪置馬營以遏賊衝命公為守公躬率士卒披榛莽築城堡立烽堠踰月而成旣而號于衆曰吾與若等孤城守邊死生以之愼毋懷貳遂與士卒甘苦同受憂喜相關其或嫁娶有不能為力者助之疾病有不能致療者資之由是人心安和不自覺其在窮荒也八年夏虜寇孤榆樹公追殺敗至於紅山斬獲其首級凡四十有一駝馬牛羊無筭明年役追襲鈔邊斬獲虜首級人口而還事聞陞公指揮僉事十年秋以問

邊計驛召公至京陞指揮使特　賜金織文綺襲衣寶
刀盔甲弓矢楮幣遣還尋遣給事中等官齎　璽書符
驗就鎮命充遊擊將軍統率萬全精兵二千僦馬四千
二百巡備北邊至開平䉲箕河還遇虜寇于閔安尾房
嵯公揮其下分翼進攻大破賊衆斬獲首級凡十有六
并其器械駝馬牛羊生擒賊首脫脫白暖台還陞都指
揮僉事正統元年八月被召至京受賞陞副都督李謙
總督懷來等處守備是月復受　命與都督方政計軍
務于大同明年虜使敬行公受　命領所部軍馬與方
都督合勢出哨黄河東勝虜使為恐是年秋兀良哈寇

李家莊公追敗于興州之三人口賊棄所掠并其馬甲器械無數公生擒其首朶欒帖木兒復召至京受賞而還是年冬開慶寇延公伏兵田田墓截其歸路別選輕騎從間道襲擊大破之斬獲首級器械羊馬等畜生擒其黨乞里麻等三年春兀良哈寇邉公與戰伯顏山并寶昌州奪還所擄人口并斬獲賊首級駝馬牛羊器械生擒賊首指揮也陵台等四人阿台荅刺花等五人還都指揮同知遣官齎賜金帛已而命公充右叅將鎮守宣府等處進都指揮使復遣官齎賜金帛四年秋公受詔追殺叛虜阿木狼等由白塔河倍道兼進至三人口

及之斬獲其下可列歹等首級并其器械馬畜進後軍都府都督僉事七年秋受　制諭充左參將專守獨石永寧等處八年春哨苦乞兒河戰敗虜寇于北只嶺斬獲首級并馬生擒賊首那多進都督同知九年春兀良哈寇邊西公受　命追襲敗于應昌之別兒克賊盡棄其所掠人馬器械遁走復追至朶顏懸都兒以克列蘇賊得險欲拒戰公躬督兵進攻斬獲首級併者赤丁部屬生擒其首打刺孩等蒙　賜璽書褒諭進左都督十三年秋受　命掛鎮朔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宣府等處膺重賞行八月至鎮將士皆喜得良主師歡聲動地

明年冬公領兵襲擊虜寇之盜寧夏馬者至興河邏墅深數尺公曰此正破蔡時也遣兵四出追之虜不及備盡俘斬之十四年秋虜衆大舉入寇　車駕親征至沙嶺公入　見　命公前行即又命守鵰和開山二口公進至枒槎山生擒賊虜則不丁等三人并獲被掠人馬以獻　駕還命公為殿尋命還守宣府賊以精兵来攻公出連戰敗之賊不敢近土木之潰賊為偽書遣其下伯顏帖木兒麻亮等誘公開門公遣人出縛送京師今上令諭陞公為昌平伯未幾虜犯畿甸公受　召命入衛既馳至受厚賞即日命充總兵官率軍馬六萬往

追逋賊公至金坡鎮𢷬羊山擊敗其衆斬首數百奪回人馬輜重甚多既還賜賚有加令總三千營兵進昌平侯兼掌左軍都督府事連有金織文綺玉帶冠帽之賜景泰二年三月　賜誥券及勲階食禄千一百石子孫世襲其爵五月　上慮虜情反覆宜有大將在邉乃命公掛鎮朔大將軍印領禁衛兵千六百人往鎮宣府虜聞公至皆自引去其有以請盟約為名挈衆縱牧旁近山谷窺釁而後動者公知其為懷詐遣將士追敗之於玉石溝斬獲首級器械自是虜非朝貢至者絶迹不敢近邉境　賜勅奬諭甚切至自公再至宣府軍聲為之

大振關北之人固皆以為虜不足為其患關南之人亦
莫不為奠枕而安曰有楊公鎮宣府矣不特此也方虜
寇入畿甸之時軍民耄倪無不洶洶一鬨 朝廷召楊
公至怗然為之不懼至有擁塞道路求識其面不得悵
怏終日者其敬信之之所得於人也如此於乎士審如此可不
謂之大丈夫乎公再至鎮兩月得疾 詔遣御醫臨視
繼又 命亟還京治之比還遣中貴人慰勞甚至公自
知不可起即命其子俊傑奉表 進大意以為 國恩
未報臣職未盡願 朝廷以 宗社為心夷虜為慮崇
文修武以安攘之於萬萬年臣即死瞑目矣餘無所及

表奏　上嘉納之翼日遂薨是年九月十三日也後四日即公之生辰其年爲洪武十四年迄今春秋七十有一訃聞　上輟視朝一日命賜賻祭甚厚有司爲營葬塟朝之公卿侯哀痛揮泣以薨之年冬十月六日塟于都城西山之原配初娶潘氏贈夫人繼吳氏周氏皆先卒繼魏氏封夫人子男二長曰俊周出前軍都督府右都督次曰傑魏出將嗣公爵女四長適唐海次適都指揮申義其二尚幼別室張氏李氏出也別室有從公薨曰葛氏者　詔贈淑人孫男一琳女三俱幼公之成開平也施夫人及二弟淋忠尚留漢中公皆乞令同居開

平俾得盡其友愛或乞歸守先塋其後猶子四人曰能官至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曰信都督僉事曰仁錦衣衛指揮僉事曰知開平衛指揮使皆公訓育之所致也

公在邊時軍士恒苦乏孳牲馬有質子女以償官者為積歲患公為選軍中馬牝牡之良縱牧於野使自為合數年馬大繁息代償之餘足以進充內廐　朝廷聞之下其法於各邊公私便之又嘗陶致磚石包甃緣邊城堡以固守備公有時出在邊虜或潛山谷間窺見旗幟知為公也輙相戒不可出甚至急引而遁去者公自守邊以至將兵京師所陳為國為民兵戎禦衛之事甚多

多見聽納而行蓋公為人孝友忠信果敢剛毅在邊四十餘年恒以國事為心自始有終五百以至于領三千之衆自統一方士馬以至於總天下之兵不以所將者寡而屈于人下不以所帥者衆而旁若無人敵強不以自怯心熟計而後戰戰勝不以自驕必量敵而後安有功不專諸巳有慝必分諸人故其馭下雖嚴而人樂為之用至於修飭邊防經畫歲計訓練士馬振起荒頹與夫建立廟學以教兵戎子弟賑恤孤寡以酬士棄死亡尤為有仁禮之政焉公之薨也其子俊傑具其平生請書刻石立於神道以垂無窮公於余有同朝之雅又以

列侯偕侍　經筵余不能辭故為書而銘之銘曰皇皇
聖明奠都朔方海宇內外奄在封疆文以安邦武以禦
侮上師唐虞恒不偏具　天子仁聖如日行天風霆震
掃神武類焉爰咨勇畧藩屏塞下桓桓楊公獨擅聲價
公所從來肇自漢中厚積博發昌匪武功辟之高山屹
然而峙人皆仰之成豈一簣維塞以北迢迢開平孤城
戍守迫于虜庭公於其間如處安宅詰兵恤人譁咲却
賊指揮士馬雖有總戎出奇制勝曾不如公有聲洋洋
聞于黠虜致以毋犯自約所部閱幾何時掌鎮邊城馬
營獨石壓何自驚爰受大拜遷帥宣府　天子曰嘻得

所委付四十餘年公事　聖明父子一門偕被至榮維
翰得人實公所啟公受　國恩豈止哀死極褒顯贈百
世有光咨若嗣者勉繼厥芳

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翰林學士王
公暨配一品夫人彭氏神道碑銘

國家修政立事必有賢智之士以為之股肱人臣竭忠
盡職必有德善之親以為之本源蓋本深者末必茂源
絜者流必清此自然之理余於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
兼吏部尚書翰林學士東鹿王公暨其配彭夫人有子
顯融于今有足徵也公諱緒姓王氏其先世家鳳陽府

壽州霍丘縣　國朝有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翰林學士諱眞者公之祖也有累贈至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翰林學士諱璧者公之父也祖母某氏贈一品夫人母劉氏累贈一品夫人公之父洪武初爲北平保定府靑苑縣簿卒於官母劉夫人亦死節時公始十一歲巳知痛其父母邑人皆德靑苑簿而悲公之孤幼相與爲舉柩合葬之公乃依其執友靑苑儒學訓導王承祖居冀得讀書且不遠先隴焉弱冠有祁州訓導彭從野先生者隣邑束鹿名儒也以致仕歸鄉里見公不凡以女妻之公遂從彭先生家彭家莊爲

束鹿人公既深於問學乃開塾以授徒於家鄉邑子弟
凡經其指教者皆駸駸有造詣所得束修既富加以彭
夫人躬儉勤為助由是家門日以昌大公又以其餘暇
精究醫藥之書而窮盡其藴奥以為以此濟人疾疢必
先探決脉理知其表裏淺深緩急何如然後施之則無
不竒中矣故其所至得效如神近自州里以及隣邑他
郡聞公之名而来迎致公者蓋無虚日公亦樂於濟人
求輙赴之一方頼之以全活者甚衆卒未甞有一毫規
利之心惟教其子以學曰此足以利吾家也永樂辛卯
季子文以明經領薦於鄉辛丑登進士第擢四川道監

察御史宣德壬子蒙以此推　恩封公文林郎四川道
監察御史乙卯六月十日無疾而卒上距其生元至正
二十四年某月某日春秋七十有四葬莊東南平峯之
原正統某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旣而進
贈資政大夫本院右都御史景泰某年加贈資德大夫
正治上卿本院左都御史癸酉再加贈今官皆自其季
子推恩也夫人亦以季子之恩初封太孺人進封太淑
人加封太夫人蓋太夫人平生端莊靜一相夫教子足
為宗姻母婦懿範閨門仰承其德惠者無閒戚疎其在
後公二年某月某日以景泰癸酉五月十日卒春秋九

十計　聞特遣中貴賫賜賻儀遣官致祭命有司為營
域啟公之柩而合塟焉既而　特恩再加贈公榮祿大
夫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翰林學士贈太夫人為一品
夫人云子男三長曰㷖仲曰行及季文文自監察御史
遷陝西按察使歷右副都御史大理卿左右都御史太
子太保兼左都御史復以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翰林
學士實公與夫人所從推恩者也女一適士人趙繼宗
孫男九寧元中謹敎宸綱綸相曾孫男十宣士傑泰通
靖士俊士彥士英士洪士華玄孫三莊平實皆秀偉而
蔦實駸駸乎嚮於遠大之域孰非公與夫人深仁厚德之

所啟哉銘曰　奕奕王宗肇自太原累遷而南子孫寔繁靈丘所居尤務德義前啟後繼世濟其美或隱或顯惟詩惟書代不乏賢鄉族有譽孰其卓哉曰青苑簿德惠及民民視如父天欲福之保終于官庶其後裔勵此毓安公復克肖思事經史納揖里儒務求造詣匪徒資已且以及人教誨憫念與物皆春日積月累陰隲彌厚壽集厥躬慶延乃後譬之大淵積匪一朝源淸流潔其行遥遥又如嘉木乂於封殖枝榦宏深干霄蔽日於惟王氏其理亦然曷從知之子孫皆賢累封疊贈官至太保上及高曾奚啻祖考大行以東丘墳峩峩我銘斯在

千古弗磨

太子少師兼禮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謚文通王君神道碑銘

景泰二年冬十二月　詔禮部左侍郎王君一寧兼翰林院學士預事于　文淵閣明年四月會選　東宫官屬復進太子少師仍兼舊職食少師侍郎俸方君之入也余竊自慶得所助孰計至未半歲竟以得疾而卒嗚呼其為可慟寧不尤在茲乎既卒其子奉事行來請書將歸刻神道之碑余不能辭按王之先淛之鄞人五代時有諱師厚者始徙台之仙居五通巷口既而分居塘

頭後溪斷橋三處而皆世有科第仕宦君實出于斷橋
有為昭慶奉國節度判官曰光祖者君之六世祖也曾
祖諱珂祖諱文鎧皆有隱德父諱俊用以舉鄉貢累官
國子監丞文鎧俊用皆以君恩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
即母竇氏及祖母皆贈至淑人君生岐嶷穎敏過於常
兒隨父君京年十三已能詩　仁廟在春宮聞之召試
早過銀河詩立書七言絕句以進深見嘉賞十八以詩
經中京闈鄉試名在第二十二又四年會試於禮部名
在第八舉李騏榜進士奉　命往涖事于湖湘又明年
丁父憂家居十年始至京師會　宣廟求文翰之士甚

切吏部以君應蒙　召見試表正萬邦論及詩賦等文詞皆見嘉賞擢吏部主事俾與大學士陳山等共事于文華殿次年以母老不能就養乞分祿於家主事歲滿得以其官品封贈及父母未幾改任翰林修撰預修宣廟實錄書成進侍講食祿視五品同考正統四年禮部會試是歲五月以母喪歸襄事之餘拳拳以復先業遺後為務服闋被選充進講官復受　命考正統九年順天府及十二年應天府鄉試取士皆稱得人明年九月遷禮部右侍郎又明年往湖廣督運糧餉隨軍進勦苗賊時賊勢盛糧道不通君措置有其方食用不乏嘗

遇溪雨公私大困君親致禱雨為立止兵民立石頌之至辰州府偶遇暇日輙詣學課師生講習且督有司為作興之於是士風為之大振景泰二年被　召還京理部事是歳冬遷左侍郎蒙　賜誥進通議大夫封贈祖父母父母及妻云其生洪武二十九年某月某日其卒景泰三年七月十一日享年五十有六君得疾時　詔遣中官偕御醫來視并　賜米物比疾革復如之既卒復　賜賻楮萬緡遣禮部官諭祭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謚文通有司歸其喪并為營塋域君可謂光榮始終之士矣其塋以某年某月日墓在某鄉某山之原配陳

氏封安人進封淑人子男四人宣顯守春女二人長適
同邑應錠次幼君為人閎敏而疏達為文必根於理詩
詞翰墨清絶可愛孝友忠信之行尤為人所稱譽惜乎
其年不永而見於用不旣悲夫銘曰　王氏其始其來
自鄞厥先師厚為仙居人埠頭後溪斷橋其裔君自斷
橋傳若千世朝奉宣教簪紱相聯王氏自此代不乏賢
有儒監丞敬迹惟遒再傳至君其家益大君少卓犖不
伍群流未逮弱冠一鶚高秋天池雲海幾四十齡冠紳
有耀朝野知名程越三千壽躋八七耄期無斁壽考何
益迢迢天台山秀水清歸藏其下我為述銘將百千禩

以告乃後毋忘爾祖厥德是懋

兵部尚書侯公神道碑銘

景泰元年八月十三日兵部尚書侯公以總督征苗軍務得疾卒于貴州之普定衛訃聞　上深嗟悼遣行人童守宏諭祭工部為治塋域是歲十一月朔公柩還自普定以十二月十二日葬塋在其鄉五門山前先塋之側公生子惟一男曰爵正統丁卯鄉貢進士既葬公之明年詣　闕謝　恩朝廷以公累有軍功特官爵為錦衣衛世襲正千户爵以余與公有同朝之雅乃奉澤州學正吳駰所狀公之事行來乞銘于神道之碑先是四

方用兵監軍之臣所在有之而得　朝廷嘉獎其能盡
心副委任者惟公等輩一二人耳則凡欲知公之賢能
觀其既沒而子受恩如此可以見矣公諱璡字廷玉侯
故山西澤州呂莊著姓尚燕某某公曾祖祖父也祖皆
以公恩贈嘉議大夫　即祖母李母宋繼母劉
皆淑人公自　嘗驟雨漸霽出遊溪澗邊
見瞽者怯潦駃不能　手相之使得度瞽能以人
之生年月日時推知貴賤壽夭因詰公誰氏子并所生
期公具以告明日瞽者告其父曰令郎命貴心仁當大
貴顯乃勸遣公為鄉校生遂入州庠從趙晁受易經其

造詣往往出流輩流輩或時聚飲廢學公獨引去觀書不輟衆譏之曰來年作解元必子矣公唉受之不與之較嘗嘗晝燕坐而寐夢身被戎服統率兵馬既覺以白於父父曰宋諸范以儒術身都將相彼亦人耳吾兒但當勉學以符所夢公自是益力於進修為永樂癸卯鄉貢第一人明年補太學生宣德丁未擢馬愉榜進士歸榮於鄉庚戌起使寧夏又明年授行人四川烏撒烏蒙雲南廣西上林等處土官連歲各以紛爭疆域讎殺事聞　朝廷悉以命公往理平之夷人帖服甲寅為禮部侍郎章敞副持節封安南王黎麟過狗寶關公曰　天

書在髣髴豈可揣度語來迓者曰不發關不度迓者即為
發關比至安南使節偉然凢彼饋贐一無所受明年舘
伴庬剌貢使是冬遷兵部職方司主事正統元年往區
畫邊務於大同二年虜賊阿台朶兒只伯入冦公隨兵
部尚書王驥往撫甘肅整飭邊務比還虜冦復急公往
會川伯趙安尚書柴車自凉州迤北直抵亦林真集
大小鐵門關鈕隆池分兵夾攻退賊而還三年以外艱
去明年起復令往湖廣操集征南軍馬遷郎中復往撫
四川松潘番人商巴等六年公隨尚書王驥董討麓川
賊子思任發於雲南賊以兵三萬象八十攻大侯州驥

委公督偏師應援賊懼遣反間惴公曰賊衆我寡不可輕進公知其故揮兵進擊矢石如雨賊兵大潰斬首三百餘級獲其輜重驛為上達得　賜璽書褒奬又督叅將冉保率兵進破石甸老撾緬甸孟通水寨鎮康孟畨丙隍烏木弄永伯等寨所向克捷還軍老撾鬧大軍已被賊阻截道路公與冉保引軍直抵路江由高黎貢山入勦賊衆為退散公乃引兵晝夜兼程馳至麓川與大軍會併力進攻賊堡搗其巢穴七年凱旋遷禮部右侍郎受金幣及宴賜甚盛是年七月復奉　勅往鎮撫雲南叅賛軍務凡彼一切兵政悉聽便宜處治八年雲南

饑公發倉及蓄富民出粟賑貸為全活者甚衆會靖遠伯王驥復討麓川餘寇公引偏師由千崖南甸入共破賊寨獲賊子思機發妻孥象馬并其兵器遷左侍郎受賜如前九年以太淑人喪奔歸塋竣事還調兵部明年仍往雲南治職如故十一年往騰衝監修城池明年復同王驥進討思機發于孟養公曰此行不入虎穴安得虎子遂自與副總兵張軏引偏師直抵金沙江與大軍合共乘大艦七百餘艘公先濟奪沙洲而擁大軍繼進遂皆登岸燬其米木寨煙焰蔽天賊奔孟養潰散公躬追至孟糯海子孟卜等處燒毀賊寨無一存者師還奏

邦緬甸震慴自相戒曰此後毋作不靖以干討滅十三年以軍還雲南明年貴州苗民乘饑作亂衆至數萬餘徒攻圍新添平越清平都勻興隆等衛諸路梗然王驥討之不克賊勢愈甚會　命上嗣大統明年即命公總督雲南兵來與驥會合勢攻勦兵至普定城被圍已多日公以所領達官為先鋒令強壯善弓弩者濟之分為四道並進兵合賊衆大潰斬殺獲其首級無筭普定圍解遂趨貴州兵威大振所至克捷遂定甕城令溪羊腸楊老諸路并解新添平越清平都勻之圍由是自興隆至鎮遠道路皆通民得安堵捷奏還公兵部尚書奬諭

錫賚尤厚未幾遂卒卒之日距其生洪武戊寅三月六日春秋五十有三配翟氏封淑人女如其男之數許寧山衛指揮胡剛子景孫男三人長侃次倩次儀公性孝友識量弘博臨事能斷不苟阿隨於人至於憫物恤下則汲汲焉惟恐不逮庶幾乎古牧民馭衆之良者矣於乎使凡受委任於　朝者皆如公其人焉事焉有不得所濟耶此余不獨為公一人而惜而所惜者蓋甚大也書于碑而銘之銘曰　奕奕侯宗以儒為藝祖父子孫克承其世厚積博發遂見於公如水之瀦源巨流洪如木之培本大末茂達海干霄高深莫究出應時需翕落

環奇小用小效大用大宜誠以存心敬以臨事緩急有
制危險不懼治禮詰兵通武知文撫捕群盜指揮三軍
蠻夷以綏遐邇用乂朝野知名　主上注意錫以殊恩
俾列六卿人無遠邇仰其光榮材兮何豐壽兮何嗇方
踰五旬遽至哀惻命由天賦雖嗇其身匪嗇其身用昌
後人茫茫忠魂還自晉定歸塟五門山川勝境我書墓
石志公平生後有考者來視斯銘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鄧公神道碑銘

正統十四年秋七月旣望　太駕親征虜寇于過時扈
蹕者百官有司咸備而右副都御史建昌鄧公孟擴實

領都察院事以行師次榆林公度不可遠出即上章請以命大將而乞 田鑾至宣府大同皆如之時内官王振專擅凡如公以言者悉矯制不允比諜知寇猖獗始班師至土木我軍將潰同行者語公曰吾輩可自脫去公言鑾輿失所我尚何歸主辱臣死分也遂死於難八月十五日明年三月 詔贈資善大夫右都御史遣官諭祭官其子瑺為大理右評事瑺痛不得公之遺骸乃以所收其平日爪髮并字迹受以衣冠棺歛歸葬其鄉先墓之側而奉吏部侍郎何公文淵狀事行來請文置墓外按狀公諱槃孟擴其字也姓鄧氏世居建昌郡南

城邑小笠鄉公之曾祖濟遠祖信可父伯修以醫道稱承濟人不責報母鄭氏謹婦德公生五歲已知讀書嗜好紙墨或不得紙輙書几案往往灑墨濕衣翻以為喜八歲已能背誦孝經小學若固有者既而以俊秀選入郡學補弟子員從鄉先生程睦崇講受禮記繼又從前監察御史聶任習科舉業勤勵問學雖盛寒暑早暮不懈遇月明或秉以讀書冀省膏火以備他夕繼晷其勤篤之計率類此永樂庚子舉鄉貢又四年擢邢寬榜進士歲餘授廣東道監察御史居官務持大體不屑細故見人為一善事必思自勉聞一不善之事輙自省察嚴

以律己恕以逮人至於讞獄用刑必以明允存心嘗奉
命按蘇松諸郡不嚴而吏畏其威不寬而民懷其德父
老度其歲餘例當代去相率二千餘人乞再留公一年
於 朝得請未幾公以聞父喪去繼丁母喪居憂一於
哀毀而葬祭必以禮郡縣致賻贈悉辭謝不受宣德十
年 詔起復公理戎事於福建所至精於訪察公於擒
縱無一人有辭者既竣事歸會陝西奏闕按察使 朝
廷以其地邊西北必得清慎有威望者為之庶幾風紀
振武備修而戎虜懼少傅廬陵楊公以公名薦遂得受
職以行在陝十年不帶家人子弟激揚善惡咸當乎人

心經理邊方必急於時務公勤廉慎為上下所信服暇
輒讀書詠詩以取適其性情而已一無所累於物嘗上
疏言切於時政凡百餘事皆見采納如言選將練兵以
謹邊防又幾之先見者歲滿將詣京師吏民父老涕泣
攀贈而誦德稱善冀其復來者環滿車下公至京得超
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數月遂有奄暉之行其生洪武
二十九年十月九日享年五十有四配葉氏出名家子
惟璘一人墓在邑某鄉某山之原塟以某年月日銘曰
嗚呼孟擴胡遽已矣衆之望之詎止於是澄清百度綱
紀庶僚粤在外服孟擴其超善焉有憑惡以無懼惟視

孟擴於官留去冠豸執憲廿有五年治公退食形影孑然已不自治肩以律人孟擴知恤篤持乃身孰家太微曰惟御史於乎孟擴其何媿此旣總外臬後參內臺曾幾何時訃來告哀人誰無終孟擴死難死徙雖瘞生還可鑒蒐遂故物遙返舊鄉何必有身乃為歸藏過過吁江從茲祖兆我銘孟擴于永有耀

故太子太保兼兵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忠襄儀公神道碑銘

景泰五年七月上澣太子太保兼兵部尚書儀公有疾事　聞詔遣中貴人携醫藥　命日奏安否比疾

革復遣齋　手勑諭問曰聞卿卧疾以来朕為惻然念卿舊德豈可一日不在左右特賜白金五十兩為藥物之助卿尚勉就安全副朕懸切之意越三日卒是月日也訃奏　上為嗟悼再三輟視朝　日賜賻鈔萬緡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忠襄命有司治葬祭仍召其長子海赴京授以百戶既而其子將奉柩歸襄事乃齎太常卿許道中所述公之事行來請為立神道之碑公之父文簡公在　太宗皇帝時以碩德夙望被簡輔　宣宗皇帝于太孫府日侍講讀深荷　眷倚公又遭遇於今如此皆余所親見者况嘗同官翰林此

銘其碑之請所為於余而余亦無得而辭也公諱銘字子漸姓儀氏世家東萊之高密均祥仲和公之曾大父大父也皆有隱德諱智累官至禮部左侍郎贈太子少師文簡其謚也後與仲和俱以公恩進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兵部尚書大母某氏母孫氏俱累贈一品夫人公性孝友事父母及兄克盡愛敬稍長肆力問學隨父宦遊四方恂恂自處未嘗倚勢有所驕傲服飾起居退然不異衆人執親之喪惟禮是蹈而哀毁或過之洪熙紀元之歲兵部侍郎戴綸以嘗陪文簡同時侍講讀知公材德衆薦求賢詔召試擢禮科給事中公首陳

其先公昔嘗侍從 經幄今獨未蒙 恩典 詔乃為
賜前謚於是公捧 命書歸祭先隴因道出武定州得
漢 人陰結人心謀為不軌之事疏奏於 後果
驗未幾與尚書陳山張瑛等日侍 顧問於 文華殿
惟公能持正論有所裨益以給事中歳滿遷翰林修撰
預修 宣宗實錄事畢進擢侍講 今上受封國也公
以老成剛直被簡命 郕府左長史府中事無鉅細公
理治之悉有條緒不媮婀以苟隨大為 上所眷倚正
統十四年秋 上受命監國事群臣數奏權奸誤國身
雖已陷于虜其黨類尚存者乞加誅戮以為來戒 令

未及下公即抗　曰鋤治此類豈可緩乎叩頭俟得
允命乃止　上旣入正大統擢公爲禮部左侍郎又明
年陞南京禮部尚書幾歲驛召還　朝拜太子太保兼
兵部尚書旋命兼掌詹事府事閒以遠近灾異不一因
言弭之之方惟在敬天法祖用賢納諫其次省刑薄斂
節用愛人遂錄　皇明祖訓一帙并進以致警發之意
深見奬納未幾推恩贈其三代先親公平生負氣節倔
倔不屈綽有父風與人交重契誼有或戾於理者輙面
斥不少貸人飫改悟修省卽愛敬如所親或有忤逆於
已自撥冇當亦欣然不較也平生嗜好儉朴雖仕宦三

十年惟守先人之舊未嘗增置一壟一室爲子孫安飽計其有所自來哉其生洪武壬戌五月十二日卒喜年七十有三配耿氏累贈一品夫人先　二年卒繼姚氏子男六人曰海曰江曰漢曰澍曰清曰漆皆耿夫人所生江邑醫學訓科漆由鄉貢進士補太學生女二人某某其婿也孫男十人琮琛琳瑜珵　璋珩瑀瓚曾孫男二人某某公之塋也　年某月某日墓在邑鄭公鄉先塋之次銘曰　東萊之區薄海跨山蔚蔚靈秀鍾于其間訖與發之曰公父子生自一門相承用世有美文簡瓌偉過人篤　學強記博聞累官通顯立

侃侃遺訓在庭来嗣宜纉平生所立餘慶在公乘時奮
發風虎雲龍授職黄門列官金馬簡韜潜藩藉藉聲價
讜言正論忠在　朝廷不為威屈惟義是行文簡忠襄
世稱美謚褒德奬功父作子嗣於惟忠襄生榮死哀匪
公植德疇克臻哉有墓在原有碑在道我述銘詩敢為
来告

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羅

公神道碑銘

德之積於躬者餘慶必昌其後用之效於國者光顯必
及其親此古今之定理而士大夫之所必於天而不容

有弗定者也余嘗驗於吉水之周橋里羅公三錫父子為益信焉羅故吉水大家其先自錢塘徙居表之分宜白芒里再徙吉之印岡宋時有為吉水主簿曰弘正者因歸過邑東池以暴疾卒遂瘞於此人因更稱東池為主簿塘子孫依墓近之澄溪家焉後以族繁居地不廣公乃謀徙周橋居之以誠用明公之曾祖也皆以德義見稱於鄉父諱仲淵讀書磊落好義士也洪武中以貲富被選徙居京師凡鄉郡賢大夫若解公大紳胡公光大楊公士奇金公幼孜輩皆與交游最相厚善而公承順其閒尤見愛重時公二子通驥秀偉傑出公以父命

俾從國子博士黃彥清學而公則獨幹蠱於家凡其親之所以酬酢於公私子之所以資奉於師友家之所以婚嫁於弟妹鄉之所以敦睦於姻故其需百出無一不取具於公焉家雖富而未嘗怠於治生用雖費而未嘗侈於非義恒慕司馬子長為人乃游閩越而歷荆相復轉而走秦蜀之乎齊魯燕薊以及居庸鴈門上谷之間莫不覽奇訪勝浩然有所得而後歸歸必至於京師紡事定省父之聽命於其親然後為起處焉一日應天府丞張執中者以盜官鐵事覺官籍其家所得不及賠償之數執中知仲淵甫家故多貲不得已誣其受寄鈔凡

百五十千緡以寛一時樾楚仲淵甫旣被執公曰豈可愛錢而不脫親於倒懸乎乃不白即如張所誣償之其知所輕重也如此可不謂之孝乎居鄉恂恂於凡赴人之急賙人之匱為之恐後人無或不愛敬之者而於族姻故舊恩禮待遇之厚家庭賓客祭祀燕享之豐其用愈煩而志愈樂雅好山水而且精究地理之術每當遊覽之際見其有宜於宅葬者輒指以示子姓與凡來求之者無不切中其的雖專門世業不逮也晚年以子通恩封奉直大夫戶部雲南清吏司員外郎配李氏宜人以正統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卒於家距其生某年某月

其日以春秋若干以卒之明年八月十九日葬東池高峯山之原既葬之七年為景泰三年復以通恩與其父仲淵甫同日並贈嘉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公母某氏與李宜人偕贈淑人又三年為景泰六年公與父皆進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胡李二淑人皆進贈夫人子男四人通其長也以明經舉永樂十年進士筮仕監察御史歷知州員外郎郎中擢遷左右副都御史繼遷太子少保兼左副都御史進兼右都御史燁然有賢能聲於朝野間然此孰非本乎公之積德之所貽乎則余所謂德之積於躬者餘慶必昌其

後用之效於國者光顯必及其親蓋嘗驗於吉水之周
橋里羅公三錫父子為益信者非耶蓋公諱晉三錫字
也其次子曰遵曰逵曰遒皆克世其家女三人劉嘉言
曾志定王常皆其婿孫男十有三人長濂正統九月鄉
貢進士補太學生其次淮海沂淳溫渭濱濡洪汪洄潞
淮甲戌進士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渭景泰四年鄉貢
進士補太學生曾孫繼祖某某某通於余交莫逆旣
求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公為誌銘公之墓而以神道
之碑請為文刻其上銘曰　大山之木根盤深厚培植
堅乂其出暢茂雨露所濡蔚然嘉秀干霄翳日覆庇百

畒君子之德理有同肰既積𬀩躬復假以年比其厚也
發乃愽焉食報何已光𬀩後先我覩羅宗肇迹累世操
存忠厚蹈履信嘉爰有三錫克濟其美奉親愛敬貽子
孝弟其藏滿家惟詩惟書訖其交好駟馬文儒視利鴻
毛曾不久居有關𬀩義輙施其餘有子有孫蘭桂璧玉
森森階庭簪紱相續公享髙年養有天祿先榮始終全
備五福嵬我嵬我新阡築于髙峯山環水抱埽藏其中都憲
華贈寵賁何窮有過之者疇不致恭

贈少保兼兵部尚書鄺公墓誌銘

正統十四年秋　車駕親征虜寇　扈蹕大臣尤以安

危為已憂者兵部尚書鄺公以下數人而已蓋其職之專故慮之深慮之深故憂之切而不自知保其躬於危難之際以茍存也夫茍存非難而視茍存不如無存之為難也此鄺公之所為獨能其所難歟公諱埜字孟質姓鄺氏世家彬州之宜章縣曾祖諱某祖諱瑞伯皆以業儒師表鄉族父諱子輔洪武中由校官遷安福縣知縣祖父皆以公恩贈至通議大夫兵部侍郎祖妣李氏妣某氏皆淑人公生而穎異不少同流俗五歲失恃鞠于祖妣最見鍾愛嘗隨適近郛拾一古銅印其篆文曰司馬印章祖妣喜歸語家人曰此兒他日之兆比卒時

執公手語其父曰兒吾家千里駒善視善視公自髫齔
已克孝於父友愛於弟妹且知務學讀書輒能記誦不
忘有術者相公因語其父曰令郎貴相恐非君家所宜
有也以為浮屠庶可少延其壽父意以惑公曰壽殀豈
人之所能為大人幸勿俾陷異端聽兒俟命可也稍長
為邑庠弟子員時余泰和王敬先為訓導公實受學館
下深見器重永樂三年舉鄉貢又六年擢蕭時中榜進
士觀政刑部都察院未幾受行在浙江道監察御史首
奉　命行鈔法于京師務治巨商一二輩人悚然知畏
無敢復有沮滯倭寇竊發東海上守禦將士失利公往

訊治其罪然察情非故犯遂請於 朝乞憫其勞與其
世績而寬貸焉還過山海禁治關吏邏卒為奸者數十
人往來為之甚便北京營造工四方軍民集役凡數十
萬以勞後得病者十常二三病而死者過半 朝廷遣
醫分療而以御史督視公被選往視其病若在己令先
蕩除所舍之穢俾醫藥就然後計口責其成功稍施勸
懲病賴以不死者十踰八九山西有叛獄盜易名赴京
詐言石隰二州民謀不軌以擠其奸 朝廷授公陝西
按察副使令往密察真偽公至石隰具得偽狀以 聞
盜用伏法陝西嘗饑其屬邑曰華亭尤甚道殍相枕雖

吏亦有饑色公牧部至即檄取傍郡粟千數百斛列釜於廨爲粥食之閱月爲全活者甚衆所至州縣咸惠並行發奸擿伏如神奬善懲惡吏畏而民戴之開繼妣李夫人訃同官希少留數日俟致賻奠而往公固辭曰恨不即至柩前退拜老父以寫哀慟而慰憂思顧敢有他望哉明日遂行至湖廣聞父喪哀號欲絶比到家葬祭一以禮而泣多至流血服闋超遷應天府尹到官首以息民蠹獘爲務先是每歲正旦桃符立春土牛上元花燈長貳輒取具於城中二縣各至千百遣人分送自中貴人以及公卿而下百司勢要之家名曰節儀習以爲

常民用苦之公悉停罷而於有利益於民者仍之不改京師富民往往賂權要進屬子求為女戶期蠲征役而役悉歸於貧乏之豪勢之人往往致重貨藏於市減價求售以專民利而利悉歸富盛公悉奏禁罷之每歲里胥賂縣長貳多征民賦而相與私其餘公至取給輸官之外有餘存之以待明年夏輸宣德乙卯取士科與上元江寧二邑請循故額斂供具於民公細度當費幾何得減其半用給而民不擾郡中自公下車之後豪強不敢肆虐旱蝗不能為災政興弊革民用安堵正統紀元之歲公以驛召赴京民庶留不能得至有相號泣者是冬

選兵部左侍郎尚書王公督兵征西鄺公領部事首言天下軍總小旗子弟襲代必試弓馬然試例皆赴都督府其為䟦涉艱難今後宜各試於都指揮使司誠便從之凡　朝廷用兵將公舉所知多稱任使而於軍政則守成法惟謹再選本部尚書時有權奸私役軍士為浮屠計動至千萬人無敢指斥者公言於　朝大意以為軍士當養其銳以備戰守不當使之困於他役雖不指斥其人而寓諷止之意甚切卒為節省其半嘗念守邊士卒困於饑寒艱苦宜時錫賚以固其心疏奏皆允納方王振欲脅　上親征公首以為不可振曰兵部乃先

沮討賊耶及師方出營自警者累夕公曰此示不可兆也數請命將代行疏皆不報次雞鳴山宣府虜報漸急振以公與戶部尚書王公留守老營使不能復有陳比即抗言 上前請速班師卒為振所叱退又明日至土木先日公偶墜馬傷重衆或勸公宜就懷安城中調治公曰我為大臣今何如時可自為乎至是遂皆遇害公亦不復作矣正統十四年八月望日也明年 朝廷追贈公為少保尚書如故遣官諭祭其靈而官其子儀為主事公為人謹畏而性尚節儉居官始終幾四十年無日不以職務為念而求所以稱任使者惟恐或後於人

公退門無私謁惟以觀書教子為務而士大夫清議莫不與之其生洪武十八年其月日享年六十有五所為詩文若干卷藏于家配吳氏出同里名族累贈淑人子男惟儀一人女一人適歐瑄孫男三人曰琦曰琳曰琺儀將舉公平日所遺冠裳歛以歸葬於鄉某山之原而躬述其事行來乞為銘以圖不朽嗚呼若吾鄭公余忍辭不銘也為之誌而銘之銘曰

士之所尚戒慎憂畏鄭公有焉卒階于貴惟茲四者容可嚬匿一或反是鮮不喪墜公之所有天實以畀公能于天遵養無媿閒以及人罔克聽惠非公弗為公力竭矣我銘其藏以遺來

繼有求公者尚考於此

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講學士贈翰林學士禮部尚書馬公墓誌銘

宣宗皇帝在位蒐攬天下材能文學之士布列庶位以致太平而其制科所選出乎其倫者又置之於儲養之地以備他日講學待問任重道遠之用是以至於今用不乏其人孟子曰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非 宣宗皇帝之聖其孰能預於此肆即位之又明年制科首得馬公以為翰林修撰雖循 國家舊典而卒有副乎儲養備用之心不爽

其為仁智孰大公諱愉字性和其先扶風人有諱近者仕宋為貴州郡儒學教授因家臨眗故其子孫為臨眗人天縣景信公之曾大父大父也皆業儒有隱德父士賢以淳德篤行見稱於鄉封翰林修撰儒林郎再封翰林侍講學士奉直大夫母劉繼魏氏俱累贈宜人張氏累封宜人皆自公推恩也公四歲知讀書稍長即能屬對出語驚人為大父所鍾愛曰是孫子必振吾家八歲失恃執喪如成人比長喪魏亦如之既而被選補邑庠弟子員力學至忘寢食事師處友必誠必信故自博士至於倫輩以上咸器重之上官有課學者得所試其文

辭嘆曰竒才竒才他日必中科目公聞不自足永樂與

子以禮經魁鄉選爲第三人明年赴禮部試中途得疾

而歸既瘉益肆力於問學數年無所不窺遂舉宣德龍

飛第一榜進士第一人　今上將御春宮　宣宗皇帝

欲爲選備臣屬公以修撰與入被召試諸葛孔明可與

典禮樂論於　文華門公所作稱　旨得　賜寶楮月給

燈火之費俾益進其所學　上嗣位之明年　詔開經

筵館閣之臣多預選擢公與四人特被簡拔日侍講讀

歲時屢賜三品服帶其他賜賚尤厚正統二年以歲滿

陞侍讀三年以　宣廟實錄恩再陞翰林侍講學士五

年預閣務於　文淵閣十年遷禮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十二年九月得風疾　詔遣中官以善藥名醫來視越三日卒是月初六日也訃　聞上深嗟悼　賜賻萬緡及棺特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諭祭命有司歸其喪營葬於鄉某山之原其初喪也自近臣以至於公卿貴人賢大夫士莫不痛惜往弔祭之如失其所親愛嗚呼公何得此於當時蓋其為人重厚簡默端謹和易言無所忤於人行無所媿於已性至孝事繼母尤務得其懽心以父子惟一且春秋高不欲就養於官故甫得祿悉請給於其鄉與凡　恩賜之物亦必寓

歸以備甘煖之奉父嘗得疾公為心動即請於　朝詔
命給驛及道里費歸省焉既至父喜而疾以瘉其誠孝
所感率類此正統以来禮部會試天下貢士公為同考
及考試官各一皆稱克公衡鑑其在　朝蒞官也進講
必以堯舜三代仁義之說為言論事必以聖賢存心忠
厚之要為本其退而休暇也杜門却掃而肆力群書惟
勤延師講學以篤教於諸子恐後鄉人有在京師至貧
之者極力賙之雖重費不少吝尤篤於其所親人或有
忤之者雖甚不較其曠懷雅度蓋有人所不能及者而
乃止於斯焉此人所以不能不為痛惜於其沒也自沒

距其生洪武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春秋五十有三有詩文若干卷藏於家配陳氏有淑行封安人進封宜人子男二人徵徽女一人幼孫男一人石麟其塋以卒之年某月日其子以余與公同事相知乃奉公進士同年友翰林杜侍講宗謐所述狀來求銘嗚呼與公方相好自以為得執訃遽介銘其塋耶然誼不可辭也故為誌而銘之銘曰

齊魯之邦嵬岡之地惟才惟玉實產於此謂天弗厚胡備厥美謂天果厚曷止於是才也登庸玉也成器中道而捐用有弗旣孰為之耶抑命所俾嗚呼馬公莫究厥自我銘其藏以告來世聊舒余懷亦

慰其子

陽朔縣知縣萬君墓誌銘

陽朔縣知縣安成萬君季丙以居官滿九載將考績于京師未行得疾而卒時正統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會其從弟節以監察御史按治廣西郴州慶遠還因過陽朔哭其柩而以其子綱奉歸於鄉明年御史君歸復携綱走京以翰林侍講吳與儉所狀君之平生偕來請銘其墓按狀萬之先有諱旭懷者自荊來仕于吉子孫因家泰和有仕宋為宋學博士曰康年者以諸生論秦檜連坐罷官徙居安成之雅澤里故今為安成人康年之

後曰邦行者為宋大理評事君之五世祖也曾祖宗大不仕祖啟吾為元白沙鎮巡檢父靜安母某氏君諱霦季丙其字號守中生兄弟三人君其季獨見愛於父母邑宰鄭侯子輔以其質俊爽而凝重選以補鄉校弟子員君既刻勵問學連試於鄉不偶既而以次當貢大學乃曰仕不由於科目非吾志也力辭焉開館郡學教授鮑禮夫避患居青原乃往迎致於家講授春秋未幾禮夫被逮連及其所為主君曰古有以死救其友者况於師乎卒脫禮夫於難禮夫亦重安成之俗遂家焉安成俊秀因得資於禮夫以春秋決科者甚衆君之力也

宣德丙午庚戌二歲君以其學試於鄉於禮部皆在前
選既舉進士獲　賜歸榮其里逾年起觀政於刑部尋
有陽朔之命下車之初即新孔子廟學建科貢題名碑
以作興其來者修廨舍以迓民瞻徙驛治以省民力陽
朔地切猺峒有誣鄰境仇民從猺行劫者二百餘家守
將山雲欲屠之檄君勘報君直其誣民皆得免嘗奏減
民無田稅三千餘石減沒官牛租百五十石而增備荒
穀米千數百石初邑人士多不知學君暇輒與其教諭蕭
文郁者開導化誨由是翕然興起科貢為不乏人有勤
學成名而素貧乏者并為經紀其家若今萬州知州夏

縉是已由是士益樂於進修其恤民好士率類此民無
老稚士無長少恒患其以秩滿去邑不得終惠於已及
卒則益為之哀痛如失父毋於乎此可以驗其為政之
善矣卒距其生洪武十九年三月一日春秋六十有一
配廬陵幢橋劉氏以賢淑稱子男六人曰紀曰綱曰練
曰續曰繡曰繹紀先卒練為邑庠生皆劉氏出曰繹側
室石氏出也女一人幼孫男三人曰磺曰硧曰硼女二
人其子將以某年月日塟君于某鄉某山之原銘曰
有偉萬宗系出於荊來家泰和再遷安成或隱或仕自
君考祖逮君兄弟並聯簪組君於治民如理其家陽朔

百里有須無嗟君雖已矣民思曷置我銘其藏庶昭來世

禮部主事龍君墓誌銘

正統十二年十一月五日禮部主事致仕泰和龍君淑槃以疾卒於家時長子光舉明經赴鄉邑儒學訓導聞訃於途以書還報其弟吏部驗封員外郎文將卜某年月日奉葬君於邑之某鄉某山之原文乃奉其母弟雲南按察副使蕭仰善所狀君事行來求銘墓光來舉明經時求余銘其季叔鉉之墓尤未抵家而文復為父請人情固已可悲况余交君幾五十年光文又皆余在朝

所取士忍以屢銘為辭按龍之先自金陵徙永新又自
永新徙居泰和之甘溪里世有仕宦其詳見余所銘叔
鉉墓文以傳明遂君之曾祖祖也父仍安通詩經用君
推恩贈承德郎禮部祠祭主事母湯氏贈安人君自幼
穎敏而端重稍長尤見愛於母弟前翰林庶吉士如川
嘗有監察御史曰李貞者按臨泰和因諭諸生令各舉
薦一人補弟子員如川首以君應蓋冀其得就學於已
君既得補是闕益篤勵於問學攻苦行書與作詩文皆
克肖其舅氏永樂甲午以詩經領鄉薦既而念其親老
弟幼恐乖奉養遂闢先世故地新其堂構迎致二親而

與諸弟日承懽於其中母喪服闋始赴禮部會試旣入
太學復遭父喪以歸宣德丙午復入太學尋奉使往廣
東又數年其次子文亦領鄉薦旣至偕會試不偶援例
得展省歸又若干年為甲寅之歲君以試政獲擢禮部
祠祭主事明年會有 宣廟喪禮君贊治於其間克勤
克慎在僚寀先已而復奉使往廣東還蒙 朝廷推
恩贈其父母妻室而文亦舉周旋榜進士授中書舍人
父子同朝為鄉邦所稱羨君嘗奉 命典祀周藩還奏
稱 旨調儀制司已未壬戌禮部兩試天下貢士皆推
君預簾外之事人咸服其公勤其再竣事坐勞若得風

疾疾既少瘥即慨然曰吾仕可以休矣或曰君未七十且疾向安何以休為曰仕貴乎知止仕不知止不足為士而况有可止之理乎遂決意求致仕既得請名卿大夫士皆加奬重至形於詩歌以送行家居惟以教訓諸孫為務暇則游於茂林修竹甘溪之上與諸故人父老觴詠自得而不知其世務之足繫於已也為人閑於禮義篤於友愛所置園田惟諸弟所欲則從之無所係吝䘏人之乏赴人之急惟恐不及而於人之爭辯為出一言處之衆皆怗服尤篤於訓其子以學故卒皆底於成而駸駸於顯庸之域於乎君既不及大用安知非遺其

後以無竆之澤哉是固有可驗矣君卒上距其生洪武
甲子六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四配蕭氏　靖江府
長史用道之子贈安人繼曾氏翰林庶吉士與賢之子
封安人皆有淑行子男二光文也女五長適嚴𣱿先君
數年卒次適尚寳司丞楊導後君三月卒次適蕭慨餘
皆在室孫男五曰伯曰仰曰俟曰其曰傚女四曾孫男
二女一銘曰　士或務學祿止一身君躬膺仕榮及其
親豈徒榮親貽慶于子一舉明經一登進士或佐縣教
或領司封君雖已矣福澤何窮甘溪之原水深土厚歸
藏其間永昌厥後

樂君象明墓誌銘

凡世所謂豪傑士者夫豈係於進退窮達也哉進而有以見稱於國於天下退而有以見譽於家於一鄉備斯二者然後足為豪傑士也其或達而無聞於天下則雖達猶窮也而況於窮也哉窮而有譽于其鄉則雖窮猶達也而況于達也哉此豪傑之士所為無所係於進退窮達者此也吾嘗於吾鄉得其一二焉一鄉之間有其一二不為少矣使多有之則豪傑之士豈足為貴哉吾所得若樂君象明其一人也君諱旭象明其字姓樂氏嘗築藏修之所以居名曰靜學人因以靜學稱之而不

名樂故泰和禾溪名族世有詩書仕宦忠厚之傳見於余所序其譜牒曾祖諱某祖諱大成父諱季英遁世隱德母蔣氏有賢行君尤疏達爽朗卓犖不羈自少非其人不親非其倫不與而有超出群物之志從前進士陳碩望學易經碩望奇其為人縣大夫李侯吉物色得之舉以為博士弟子員由是於書無所不積無所不讀而究知其大旨永樂庚子以其學試於鄉不偶視素文學在其下者皆裒然預選中乃翻然曰是惡足以別吾淺深遂告其所親以學而達者固衆其不達者亦不為少即日謝歸日以養親樂志為務而以顯揚之事付其弟

今浙江按察僉事象乾使勉以繼先業四方士大夫之賢者有過其門輙相與盡懽洽竟數日而後已若今吏部尚書同邑王公諸公皆與之有往還之雅公嘗寄君詩曰清貧似我偏多累高誼如君亦罕遭其見推重於君子率類此平生輕財樂義力可以為善者為之恐後里中嘗饑部使者至勸率富民出粟以賙貧乏君首出粟二千餘碩其尊府聞之曰吾兒能遂我之志吾甚喜事聞遣　勅旌異勞以羊酒仍復其家君於父母能孝於兄弟能友於鄉黨能施其惠而於事亦克果斷是是非非必出於公雖遇勢力無所婾婀脂韋以取容悦性

直而諒人所為有乖於理者輙面折之無所顧避人亦信其直而恱受之不以為屬也正統十一年春偶得風疾歲餘不起明年二月十四日也上距其生洪武二十三年五月三日春秋五十有九配羅氏今刑部郎中羅崇本女兄也有毋婦道側室蕭氏子男六人長洪次振次清次章次倫次通女四人梁茂歐陽憲余子珊王禝其壻也孫男八人其子將以某月塟君於里林塘之原先期僉事狀其平生以書来請為銘余與君嘗同遊鄉校相與莫逆且有子辱倩銘其可辭乎遂為誌而銘之銘曰　有儒樂宗世篤忠厚傳之子孫益遠且茂卓哉

靜學克承其家迹則雖隱有顯者華和溪之原山迴水顧築藏其間旣窆且固亘百千稘曷其能存我銘刻石示厥後昆

荊州府儒學教授致仕陳先生墓誌銘

正統十三年正月十二日荊州府儒學教授致仕富陽陳子瀾先生卒於家時年巳八十二其子教諭晁在京師聞訃以余嘗考南京鄉試知先生者奉狀請為葬銘余嘗銘其配李氏之葬矣晁復請曰先人遺命非得先生之銘不可其請至六七不倦余不敢廢古人掛劍之誼故亦為誌而銘之曰先生諱覲子瀾字也姓陳氏曾

祖諱嵩祖諱宜父諱盛皆不仕母潘氏先生自少警敏
讀書過目久而不忘稍長為邑庠弟子員益肆力於問
學為文才思英發出其倫輩洪武庚午即以詩經領舉
於鄉明年會試後期補太學生又明年應　詔選校官
授福建延平府儒學教授面聽　聖諭受襲衣楮幣之
賜歲滿調任湖廣之齊安郡凡七踰年以母喪去服闋
陞國子監助教力請補外　太宗皇帝嘉其廉退除武
昌府儒學教授永樂丁酉領聘為應天府鄉試同考官
癸卯及宣德丙午預考江西福建鄉試比去武昌武昌
諸生百二十人相與言於藩憲三司願留先生卒業三

司皆為上請不報以嘗力請補外遂不遷調荊州府儒學後為江西福建鄉試考官先生所過四學嚴立教條務為諸生講說經史毫分縷析諸生不至心領神會不止所在上官咸加禮遇學校之政日以修治每歲秀士薦於鄉貢於禮部者出先生之門必多所至考試皆稱克公衡鑑平居化誨諸生之暇輙為詩文以應四方之求其任荊州歲滿遂引年致仕歸日與鄉鄰故舊徃還賦詠為樂而諸生自遠近來學者日益衆正統辛酉徵踰起同考應天府鄉試時余叨典文柄先生精力雖邁而識見則卓越他人不能及也為人端重謹畏動有典

則而文章亦工麗可愛於乎若先生者校官中豈可多得耶其生吳元年丁某月日其塟以邑南山之原卒之年某月日也配李氏別室姚氏子男四人孟延早世仲建叔昂冕其季也女四人皆適仕族孫男一人淮女五人先生仕宦與壽及其平生若此不銘固不可也銘曰於乎先生有德之士仕踰五旬壽八十二有子讀書世業能繼洪範五福庶幾乎備南山之原歸藏于穓我銘刻石垂輝来世

戶部右侍郎焦公墓誌銘

國家自正統歲以来六卿臺憲長貳之擢召至自藩臬

諸司者不過數人所謂天下之選是也數人之中南陽焦公克明預其一焉夫預天下之選而任天下之事非有闓疏頴敏之才拔出於倫輩簡在於　上心固不足以及此然或年不足其用用不旣其材而使上失　朝廷之眷倚下失君子之期望如焦公今日者其為可悲惜非細也正統十三年三月公以戶部右侍郎奉　勅督兵食往雲南給討麓賊將士旣竣事得疾還家而卒訃聞詔遣官諭祭有司為營葬戶部侍郎鄢陵章公率其子進士銳以余江右之人且官同朝知公之事乃奉翰林編修劉定之所狀公事行來請余為銘嗚乎公少

余七齡其精健固倍於余孰計余反銘其塟耶然非余宜銘而誰也乃為誌而銘之按焦世家郡之莱縣曰成曰敬曰英公曾大父大父父也公諱宏克明其字也母耿氏父自洪武中任鄱萍鄉兩縣主簿公時尚幼比土簿歲滿去病卒於道公恨不自死而父死引刀自斷其左小指幾絕而甦奉柩還塟未幾復喪其母哀痛如於其父撫教諸弟及兄之孤如於其子雖家務百出未嘗少以廢學為邑庠生數年即以明經累舉曾鶴齡榜進士復數年授監察御史嘗往按貴州諸郡縣條上疑獄數十得脫械以生者百數所居公署往往暮夜怪見咸

以為妖所為凡御史至莫敢居公曰我試居之怪卒不
作鳳陽有重獄連鎮守帥臣公往讞焉論當於法初太
康頓公佐為都御史御史有貪汚不職者輙見降黜公
獨以端謹見信重難事多所委任以掌道遷江西按察
副使為今工部尚書石公僚友石公剛介僚友罕有當
其意者公獨與之契洽吏部侍郎趙公巡撫江右撫理
民賦舉公分治所兼之務民不知費而賦早集趙公頼
之行部所至是是非非悉從繩正雖權要不能奪九江
郡有濂溪書院故廢久為戍卒侵有其地公追復之復
建書院如舊至於理寃禁弊擊強植弱尤為惓惓遷江

西布政司右布政使首言善政利民數事於　朝皆見
聽納修壞起廢興學育才凡有關於政務之大為之恐
後尤喜奬勸士類故江右自　親藩以及名鄉大夫之
在　朝者皆延譽之自郡縣長貳以至於閭里細民悅
服而信從者無間遠近　朝廷聞其賢特驛召至京以
為戶部右侍郎食布政使祿如故未幾進三奉　勅受
楮幣賜往理浙江沿海邊務勵將校修城堡治戰艦積
倉粟戎務為之一新往理蘇松兩浙民賦奏減其額之
過重者復往浙江福建覈視銀冶而酌量其課入之額
皆經畫得其宜還奏稱　旨又督兵食度喜峯口給勅

虜寇將士督民漕運自淮安至京師覈實河南至於陝西緣邊軍儲與夫雲南之行莫不殫心畢力隨事奏功舊額民糧折輸楮帛每石百緡公為奏減其半其勤勞職務節省民力率類此為御史時蒙推　恩贈其父官秩如己母為孺人封妻秩視其母比官戶部視前秩進贈其祖與父皆為通大夫江西右布政使祖母母皆夫人配李氏進封夫人弟寬亦舉進士累官監察御史子男二人鈍其長次曰欽女四人長適西銘次適許容餘在室孫男女各一人公生洪武壬申閏十二月二十六日卒以正統己巳五月二十一日春秋五十有八兆壟以

某年月月墓在邑之某山某原銘曰　忠斯斯為臣孝斯為子孝在榮溉忠則死事孰不顯揚公贈兩世孰不勞勤公走萬里公於臣子庶幾少媿材蘊有餘用施未既卒有子弟能畢斯志公歸斯藏可安千祺

禮部侍郎董用欽墓誌銘

用欽諱瑾用欽其字也姓董氏世家浙之會稽余所同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諸書由刑部主事累官禮部侍郎曰敬敞字尚文者用欽之父用侍郎　恩累贈禮部侍郎諱某某配皆贈淑人者用欽之曾大父大父也葉氏繼趙氏用欽之母也用欽自幼失恃父語趙曰是

皃不凡汝善鞠之趙亦鞠愛之如已出甫十餘歲即能
嗜學宣德丙午其父與今吏部尚書趙公同為吏部郎
中趙公見用欽能嗜學喜而以女歸之是歲用欽舉順
天府鄉貢丁未庚戌連試禮部不偶癸丑又試名在副
榜時　朝廷慮俊秀拘於科額必有遺材在副榜者
命翰林復選得二十四人用欽預焉授冠帶入太學給
以所當得官之祿俾卒業俟後舉正統初科余考禮部
會試所得貢士用欽為第七人比其　廷對蒙　賜進
士出身觀政兵部逾年以父喪去服闋擢禮科給事中
數年為同官所推薦特遷都給事中　朝廷命定國公

徐其持節使蜀行冊封禮簡用欽為副使正統己巳
扈從北征得疾留寓中途比還恭遇 今上嗣統用大
臣薦拜禮部右侍郎既而以盜竊發廣州復簡用欽巡
撫廣東撫治群盜用欽聞以謀於余曰聞參議楊信民
素為廣州之民信服若得此人與瑾皆往盜必聽撫今
信民以詿誤謫守邊關奈何余善其計為力贊言於
上遂起信民為右僉都御史以行後信民至廣東民有
被脅從為盜者聞信民至相率來歸順者凡數千人孰
計用欽 陛辭竟以舊事為御史所彈劾事未及白而
用欽得疾不起矣時景泰元年閏正月初五日也距其

生永樂丁亥七月一日高年四十有四用欽為人志剛
而不肯茍屈下奉親極其孝敬雖繼母亦事之如已所
生親有疾必躬侍湯藥早夜不懈不至疾止復故不止
親喪祭葬惟謹於禮而哀痛自不能節敬其兄與撫愛
諸弟尤甚得其懽心為給事中多所糾正雖於平日所
交遊至密者不為曲徇所敬憚至切者不為苟容人固
知其所守多職分所當為然不能忘不足於心每以長
科與大臣議四方所陳之事必視衆論可否有未當於
理者力爭正之而四方奏水旱變異有可以示警者則
奏之惟恐後嘗厭四方緇流來請牒於禮部衆至數萬

乃請定其額數給之此風遂抑其同官有天台徐簡者卒於官妻子與喪貧不能舉用欽助之俾得歸其鄉又有衡陽王伯宣者以丁艱倉卒去所留車馬第宅不能自顧用欽為綜理如已有寓所得直還之不遺纖悉其尚義率類此使假以年其所造詣施為殆所謂有莫之能禦者矣而遽於斯以止悲夫余不獨悲用欽而悲余所得士如用欽之有為而不避且徇於人者殆益少也用欽配趙氏有淑行子男四人曰息曰忠曰恕曰愈女二人長適吏科給事中王汝霖次適陳鳳用欽之卒諸子未有在其側者其姻家刑部員外郎陳金述其平生

來請為銘將以其年月日塟用欽於其邑濈山之原從先兆也余於用欽父子有舊如此銘宜不辭銘曰　才於己為充行於己為勵學於身足以致榮官於親為足以繼美氣不可以下於人年不足以副其志於乎用欽雖則已矣我銘其歸竟於永世

太平府同知尹君墓誌銘

太平府同知尹君自道以正統五年二月六日卒於官是歲余服闋上京師道遇君之子任歸君之喪於南康之瀦溪始聞訃往哭之舟次既而任哭拜於余曰先君臨終索楮致書先生稿具不及錄正而歿亟矣遂出君

親筆稿并所裁楮授余余讀而慟益甚蓋君之意欲託
余以身後之書嗚呼君余故人最故者也借無所託猶
當為圖其不泯計况言猶在耳而可以廢古人掛劍之
誼耶君諱憬自道其字生洪武庚申五月十有八日稍
長即侍其父子厚先生司訓縣學見弟子負動由禮度
心竊慕之由是進退講學必與之俱先生喜焉命補其
闕君性警敏加以勤勵問學之功遂駸駸然有造詣永
樂甲午貢行在禮部補北京國子監生未幾會 朝廷
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君被選預有事其間書成君與
十七人者蒙 詔皆送吏部量授職任吏部考其所作

文字以君為第一人即奏授雲南澂江府同知雲南遠在萬里其人不可治以中州之治君佐理於其間務先寬恕於是其人罕德其守而德君焉上官自總戎及藩臬無不稱道其賢而優遇之凡雲南諸部落有相告訴者上官率命君往理焉君至曉以利害且為分辯曲直以折其心其人皆帖然信服以為神故官益重之郡守有闕貟者輙命君稱其事以歲滿去澂江之人思之如思父母故事官三考皆最者應遷二級君當遷正四品時在外正四品非出三品以上廷臣薦者吏部不得擅遷君坐此增正四品祿仍為同知調任徽州府同月受

代再調太平府君於三府以為畿內郡也非瀲江之比
矣乃舉學校農桑力贊其守以為在所當先其在太平
學官有闕奏求補之農事不修躬勸課之又奏旌表郡
中節婦二人以勵風教至發官廩賑饑審刑獄以防屋
尤汲汲於盡心焉其居官舉職率類此平生惇孝友重
宗族族姻有貧乏者捐己貲以賑之兄之子若孫有孤
幼不克自立且嫁娶者撫育規畫如於己出父嘗致事
家居欲修陂塘潴水以惠鄉田之無漑者欲置義田積
粟以濟鄉人之不給者君皆極力相成其志於夫先祠
先塋務所以致其誠而謹其封樹者靡不周焉余自童

丱以至於壯與君同學里塾同游鄉校比仕于　朝君
又來同事於秘府迄今殆五十年雖無所謂膠漆之密
而未嘗有一言不相好也可不謂之久要哉今君已矣
則銘非余宜而誰哉為之誌而銘之庶以慰君於地下
者深有望也誌曰君泰和人系出宋進士絳傳若干世
至贛州路儒學教授教授生誠則誠則生德可德可君
之曾祖祖也父子厚累官上海教諭致事娶某氏君生
至辛亥年六十有一娶康氏子男五曰任曰佩曰份曰
備曰修女三嫁歐陽浩白彥章鄭仲庶孫男四縉繼紹
綝曾孫男一某將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山之原銘曰

此吾故人尹君之墓壽以福善茲胡不臍耄耋之間爵以命才官曷止於一郡之補崑山之璧固不必皆應瑚璉之求鄧林之木亦或未盡偶棟梁之具惟君立於世者無遺憾其美光於後也有餘裕於乎尹君永藏泉石